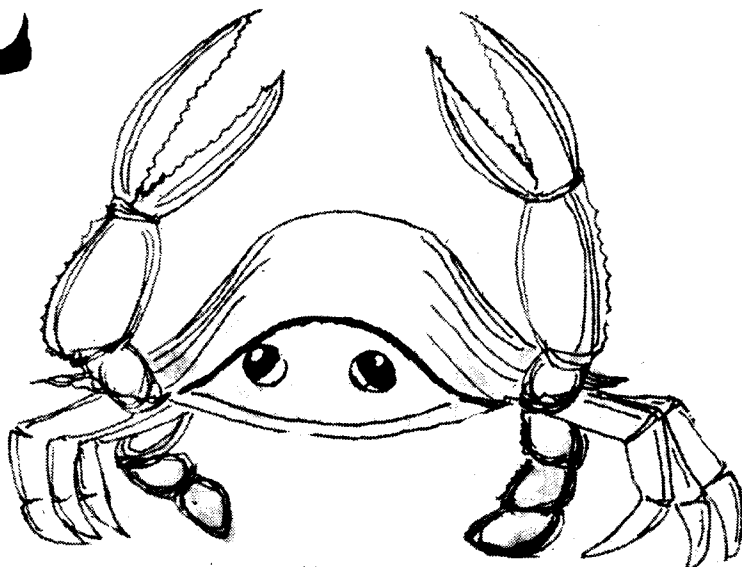


他——一个令人難忘的嶺上好友



任重

我想我再也不會喜歡這個地方了。就拿眼前這個情況來說吧，一個個混水摸魚，儘跟著班長捉迷藏。班長的身軀只要稍爲一動，他們不安的目光隨即查覺，行動緊張而迅速地恢復標準的臥射姿勢。如此一來一往，在這漫長而枯燥的練習裡，這似乎是他們惟一覺得有趣的事。

憑良心講，與其說我看不慣摸魚，倒不如說是害怕而不摸魚還比較正確點。我總是克制不住自己胆小的弱點，平常對於較陌生的人，總有點不自在的恐懼感；如今在這裡，他們認爲使你對這些班長產生畏懼是絕對必要的；當然，對於應付我這種人，他們是做到了。

我的兩手已經麻木了，可是感覺得出來，麻木過後，手臂會因力竭而抽動，那時，我想我不知還能支持多久。

有時候，陳班長那一些話總讓人堪玩味的。他說過軍隊這種地方，如果一切事都要按照規定，恐怕誰也受不了，有限度的摸魚有時是必需的；但那些頭腦不太靈光，總是抓不對時摸魚的人，便是無法讓人原諒。同學們也許是較明智的，若不趁現在休息，就算能熬過現在，下午的操練可就有苦頭吃了。

我想我該有所決定了，反正這種事是被默許的。

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仰頭定一定神，狠下心，兩手一鬆，貼著槍枝整個身體匍伏在砂地上。實在是支撐不住了。

烈陽似乎是很眷顧這個地方，烏雲很少飄到這裡來，即使偶而闖入了一片烏雲，最後總是散得無影無跡，有時我不得不懷疑這裡是不是永遠不會下雨。

我警戒地看了一下，班長們好像不再注意這邊的情況。凝視著眼前這一灘汗水，聽到遠處班長們斷斷續續的吵笑聲，心中霍然地升起了一股無名之火。都這麼久了，還不下令休息，他們忘了嗎？不！這些軍人中的軍人是絕對不會的。如他們的說法這樣做是在磨練我們這一批嬌生慣養的嫩傢伙。是的，連長常說：

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。」

可是，大家都摸魚的磨練還有什麼意義呢？

他，總是不在乎別人怎麼做，就只剩下他，還在那裡硬撐著。手已經抖動得那麼厲害，還固執得要撐出個姿勢來。我是真心的希望他不要那樣受罪，由於一種期盼別人給予自己的犯罪認同感及因友誼產生的護衛心，任何人都會有這種想法——但我想我是無可奈何的，我曉得他總有他自己的看法，他向來都是如此的……。

還記得，那天中午，天氣熱得像今天一樣。值星排長下令認清左右鄰旁時，我第一次認識了他，站我右邊，乍看外形乾瘦並不特出，不過氣質頗溫文儒雅的。在這個處處讓人感受壓力的地方，實在無法不讓人想和他接近，尤其當他報出了姓名時，我真是興奮極了；他成績出了名，姓名我早已耳熟能詳了，英雄主義崇拜的心理使我更喜歡他，感覺得出來，我有一種莫名的欲望想去了解他，不論任何方面。

班長還是不注意這邊，他似乎撐得更加勉強了，汗水一大顆一大顆的湧出來，肩上已經濕透了……。

那一次，值星官抽點名，點到了他，我可以肯定我很少如此驚慌過。在那兇神惡煞似地值星官叫名時，誰不立刻應答，而他，他竟然動也不動，佯裝聽不見。此刻，真快讓人發瘋了，我真是氣極敗壞透了。連踢了他兩腳，他斜視了我一下，一付無辜的樣子。我真是搞不懂，他到底有什麼委屈，值得跟這些人嘔氣。他們全身像是塞滿了火球，無時無刻不等待爆發，你這樣搞，好了，等一下他們火大了，遭殃的不止你一人。完了，他們真的可逮到機會發威了，唉唷！他們幾乎都快把你砸了，你還不……。就這樣他被拉進了中山堂。

許久，在衆人焦慮的盼望下，他被放回來了。在衆口交舌的急問下，他還是操著他那慣有的徐徐聲調釋疑道：

「沒什麼了，我有重聽，平常點名按著次序來，容易辨識，那知今天點名值星官玩了花樣。」

看得出來，他吃了一些苦頭，可是一句抱怨話也沒說。在往後的日子裡，雖然班長們已經知道他有耳疾，但是在軍隊裡實在不是一個通情理的地方，部隊講求一致，你特出，就得遭殃。他挨過很多次罵，可是，他似乎只知道聽進去，而不知道如何說出來。

想來也奇怪，如此嚴重的耳疾怎通得過檢查呢？也可能是因為他很沉靜，跟他這幾天，連我們四周這些吃睡訓練一起混的人都不曉得他有耳疾了，這檢查的情形大概也有蛛絲馬跡可尋吧！

他的手臂抖動得越來越厲害了，臉色慘白，汗水像是被倒吸進去似的，在烈陽下，竟一點也排不出來。我心頭一緊，幾乎是做出哀求他休息的表情……。

在嶺上，大家總是利用機會往福利社跑，美其名是補充營養，而他却很少去。從偶而談話中，我可以瞭解到他家境不怎麼寬裕。很奇怪地，如果他願意分享我的一些東西，我總有說不出的欣慰感，至於爲什麼會這樣也說不出所以然來，好像只是希望他有個較好的待遇。

有人說在成功嶺上會認識到真正的朋友，會交到永遠受益的朋友。我相信這一句話，我動作緩慢，幾次慌張的把名牌縫錯位置，於是總由他和我共同解決這問題。他坐在上舖，我在下舖，兩人鬍子忘了刮，放下發黃的腰帶不擦，蚊帳也是單掛著，儘快地趕縫著同一名牌——我的。不知那兒聽來的話：「時間似乎不是友誼的必要因素。」對於我們來講，它應該是對的。

想來令人發笑。那些成功嶺書籍實在沒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，更甚的，它還有點使人厭煩。不過，偏只有他欣賞那些令人生厭的書，是真的，他真的是在欣賞。有人曾帶著不屑的口吻傳說，他們可以發誓看到他幾乎是在背書。我雖不喜歡看那些書，可是；我實在想不出看那些書籍有什麼不好，即使是背也不應該受到譏諷；倒是爲了毫無意義的筆試分數，隔桌兩人幾乎是相同的答案，才更令人奇怪呢！

可以料想的是他的記憶力一定相當驚人，試想每次幾乎滿分的筆試，委實不得不讓人咋舌。

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但班長的確是在我措手不及的時候回來了。

惟一可讓人寬心的事是他，在未有明顯傷害之前，終於被抬到綠蔭下了。

然而我却在衆目睽睽下，被罰立射標準姿勢半個鐘頭，班長說我摸魚，無法原諒。對著刺眼的陽光，我好像聽到不斷呼喊的耳語，是委屈？是感慨？逼得我眼角濕淋淋的。他，似乎只有他才是最清楚一切的人，望著他，我彷彿聽到他在說：「我們往往知道艱苦下最容易成長，却又往往逃避艱苦。」